

集部

劉蕺山集卷五

明 劉宗周 撰

奏疏五

陳沿途見聞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草莽有懷敢因諮諏所及入告聖明事臣宗周幸得從陛見之後俯垂清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殫精治

理兾得之臣子諮諏之暇以為補救之方臣敢無説以處此而愚衷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于江南頗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殺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知矣臣于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揷種甫未幾而陰雨連綿繼以霪潦新苗淹死復行佈種儘多抛荒米價驟踊相傳人多枕藉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揚之間二麥尚多被野浥爛則揷種葢已後時矣時廬州所屬已次第報為賊陷賊哨

前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人情洶洶漕撫先遣兵三百聲援揚州迨兵甫至揚即行刼掠因而散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問也既而賊騎亦限于水漲不果至揚矣臣住淮安日久漕撫史可法閒顧臣臣問之曰曷不勦賊曰方事儧漕時漕撫既以儧漕為重而鳳皖二撫馬士英徐世蔭又先後屢任方新尚未有協勦之議也至于漕事既畢可法乃事練兵以圖大舉而彼此聲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旅向廬州一步者則所練

之兵果當何時始用乎而一時撫按諸臣遷延玩寇之景象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錯以三督撫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陵守安慶者止言守安慶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偷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稚告矣臣嘗遇科臣陳泰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益亦有激乎其言之也兗東一帶行李猶有戒心臣乃

遵青州而進見地方農事登場頗勝淮北但人烟往往斷絶故抛荒甚多而其地到處有水利可講屯種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為蹙額曰甫經招聚之民一見上官督賦輙思掉臂去苦無法以羈縻之于是紛紛陳告又向臣求減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西三府之米豆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維艱上官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督運侍郎王正志因言此差之無當於事誠

為運道計莫若亟復西路驛遞之為長便矣驛遞復而運道通既可以招集流移亦可以開墾荒蕪而議者猶不免西路遺孽是慮見今東路有護餉之兵若并之于西而亦充然有餘倘遷延日久終讓兖東一路為賊藪扼斷南北咽喉徒使東三府并受其敝𧷤計之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催糧而另遣部郎徒嘆鞭長之莫及兵道不護鞘而特委卿貳轉多掣肘之文移亦計之左也比臣行至河間所屬獨苦無雨秋收告歉僅支眼下

畿南一帶幸稱有年特小民以名買米豆爲艱多坐有司不職所致益名買雖有官價而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總之今天下瘡痍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使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因使隨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流亡自集即可隨處行鄉約保甲絶人以爲盜之原則瘡痍漸起而所謂去兵之説古聖人斷斷

乎不我誣也今日日言練兵而終無一兵可用日日言調兵而終無一兵不助賊以害民致反授辭于賊曰勦兵安民一時文武諸大吏何啻巾幗之辱則亦安用此多兵為乎而且事紛紛多餉乎臣在臨朐相傳劉總鎮領兵過河未半渡而輒為賊所擠溺死者無筭此豈兵少之故乎又聞小袁賊聲言就撫而該督遂遣一典史詣賊營反受其挫辱踉蹌而還繼以兵將多人盡遭屠戮種種舉動真成兒戲一旦驟遺河決之患天乎人也

則諸援師觀望玩寇之罪愈有不可勝誅者矣臣雖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勢而其端可以類推惟皇上獨觀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首念民艱多方收恤或量核災荒徑減見年錢糧或深懲覆轍盡罷前日練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恃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既修勝筭自握坐見中州釜魚縱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矣臣謹據實指陳以聞

條列風紀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五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事臣惟國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提衡為天下風紀之司固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官不得人則法久而弛令熟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為徼幸者幾希而臣乃凜凜于此矣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神所被者逾廣故又曰知風之自此其權固于皇躬之

遼密操之而在臣衙門因以法紀奉揚之故亦得繫風于紀顧名思義于端本澄源之説亦有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况其為之長者乎臣以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遽求之官也而必反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一事不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臣不敢不席藁服皇上之大法法行自近臣乃進而與諸御史約繇是以求之綱紀之地自朝廷以及天下端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

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臣敢不受成于下以庶幾無忝厥職乎臣請指其要者而類陳之

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縣之以感發興起者也先臣馮從吾常因舊址建首善書院于京師率士大夫之同志者而講肄其中會廣寧告陷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罷去卒遺崔魏之禍首善一席鞠為茂草識者

傷之天啟聖明躬先問學日御經筵方將闡明孔孟之奥以紹聖統而獨不令士大夫仰承教澤乎臣請亟復首善書院即祔從吾為瞽宗而令京師子弟之秀者専為肄業地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悳不亦休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小學二書頒示天下一時士習多向風者而臣以為有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舉即用之為都人士小學因并勑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舊制選名德

老成者為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因而縣黨庠州序以達于國學將畀日賢良方正諸科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于聖朝作人之化非淺鮮矣伏候聖裁

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天討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謚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

獄已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

錦衣刑具事寛恤而歸訊讞于法司至東厰緝事亦

國初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姦事出一時權宜後日

遂相沿而不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

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猶不難肆羅織之威日以

風聞事件上塵睿覧輦轂之下人人重足浸傷九重

好生之徳幸今朝廷有清獄大典從前一切株連蔓

引之寃始得盡出覆盆中外歡呼聖徳而皇上且已

改定勑書不復畀此曹以事權矣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傳于道路蹤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五城御史覺察𢙣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倘御史不行覺察事露并坐御史御史得職而衛廠之譏呵可以不事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朝端享清靜之福于以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國體臣聞堂高廉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

亦曰體統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于臂臂大于腰者所謂失令不治非徒病腫又苦蹶盭即令中原寇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故即大帥非不碁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故則陵替之勢其所由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臣而叛官長青衿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號為尚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權藉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

繫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候從維縶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以囹圄待之維縶伺之曰此五日京兆耳下陵上替轉相尤效等而進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為寒心也請自令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此雖于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恤哉凡所以尊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羣臣

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感于舊銓諸臣之一案頗為聖度累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為將來戒伏候聖裁

一曰清伏姦臣閹在外為姦在内為宄以見腹心之寇為明主之所慎防云今天下流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者乃在姦宄前此枚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堂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為乎來哉賊在内矣則必有為之外者此非一輩罷閒官吏欲然既死之灰

必係一時貪鄙縉紳兾倖非望之福因而關通線索表裏為姦至不難以門户之説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之所甚忌此其膽大包天為王法之所必誅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遂狡謀後且一逞再逞而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臣請此後除匿名文字一切立毀不問外但有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仕廢籍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

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竟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庶魑魅魍魎不至跳梁于清晝而保泰之業或亦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

一曰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由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寵賂始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説識者已為之噦嘔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清間有以賂告者必罪不赦以為是足以令行而禁止矣豈知

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内外官相見以贄輙袖手授受不令左右窺見至列柬投遞必託小書名色曰十册二十册以示諱此其事詎可令穿窬見乎而其途必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白鏹易以黄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頃自辥國觀敗而人心稍有警惕次第改觀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幸得與天下更始共奏澄清之理若猶未也但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銜

門風閙即單詞檄之立置三尺至于士路紛囂久擕成一搶攘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不禁紛紛陳乞廢者乞不廢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決裂四維尤為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頹風伏候聖裁

一曰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矧今天下魚爛瓦解之日乎而察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則巡方之遣是也臣姑先言今日吏治之汚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為常例未厭也及至

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歛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常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羸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讐一旦有事或獻城或甘心從賊計不反顧而後乃知此輩手攫之金錢亦直以軀命易耳至問其所以婪贓之故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

焉肆應不給而至于營陞謝薦用諸巡方御史者尤甚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稇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楛第專責之巡方但令巡方不黷賄則自巡撫而下皆不黷賄守令即黷賄亦無所用之有不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者未之聞也臣甞念今天下用人行政宜歸寛大獨于風憲受

贓之律毫不容少骫而臣乃執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為吏治風并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自此吏治當有起色乎伏候聖裁凡若此者臣雖不敢盡謂有當于時務之要而于風紀所關大者以尊主而庇民小者以修政而立事亦稍稍得其要領倘聖明弗以為謬敕下各該衙門特賜施行世道幸甚

請嚴考選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闢門大典澄敘宜

嚴敢定流品之衡以裨激揚之憲事臣聞進賢退不肖
固銓序人才之法奬恬而抑競尤轉移世道之權乃者
考選之役臣宗周特奉皇上面諭不敢不凛凛從事因
思臣衙門風紀之司固清議之所自出也此一時也功
名之路驟啟囂競之途轉捷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
矣推知中有減俸行取者矣臣以為斯二者皆不可為
訓也夫遴選之典朝廷所以深致求賢若渴之意而自
人臣處之惟有退然引避若弗克勝今乃紛紛媒進自

䦨不已幾與乞墦壟斷者同類而共譏之何士節之隳一至此也且即署亦考選中階也薄即署而不為能必考非即署乎抑以禮曹而乞考將必徑改省即而後快以樞曹而乞考又必幷薄臺即而不居是視臺省為必得之物也吏治之為天下最也保障綢繆何莫非本等職業今則賑濟也而減俸建城也而減俸防河也而減俸有減至三年者有減至二年者是視臺省為徼勞之勸也嗟乎禮義廉恥士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

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昌言偉伐惟所樹焉未聞立身之本蕩然放棄而異日有建立之可言者也臣頗聞先朝名碩有授臺省而辭者辭而得之遂以郎署顯辭而不得卒以臺省顯而其人皆炳燿千古稱不朽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攘攘而來者不懼稱職之難而矜體統之倨不以為効忠之資而以為恩威之府苟可以極其營求無所不至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既不恤又奚有于立殿廷爭可否者若何而

其為植黨營私欺君罔上誠可握券而待也臣于是深有感焉姑請以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猷居鄉不簡至短喪起復為名教所不容又如河南御史嚴雲京前令山東至賄賊冒功終見巡方之溺職此二臣者孰非清華之選至今不能不為前人咎倘失今不慎又以匪人廁足其間臣恐後之視今甚于今之視昔猶記大姦得路之日舉國寒蟬而二三挺松柏之節者自袁愷成勇而外未易多屈指臣謂必

袁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選可以攖鱗亦可以借劍令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光如愷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尚錮戍籍知聖明已有裁鑒旦夕下賜環之詔亟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者也仰祈聖明嚴勅該部是番考選必以恬競分賢不肖之槩凡自行陳乞與歷俸之最淺者皆罷黜不與而擇其廉靜退讓者以風示之仍乞并勅該部將御史喻上猷嚴雲京分别議處戍籍成勇即與昭雪則惟此亣

亇澄叙永足為狂瀾之砥所關于世道隆汙有非渺小者而皇上饑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

申救熊大行姜給諫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恭承聖諭感激時艱敬矢責難之義以圖報稱事日者邉方告警致煩皇上焦勞宵旰下詔求賢宏開闢門之典益切引躬之思惓惓以責難望諸臣為人臣子處交戟之下不覺心膽俱碎况臣忝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憲綱所以責備于

臣者尤切其敢不兢兢日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
官守而臣乃竊有感于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
天縱嗣服之初方將大有為以光守文之業首誅大逆
除大姦業甚盛也顧餘孽猶延踵相傳護遂得以小忠
小信之計逞作威作福之私上摇國是則無人不羅為
門戶下困民生則無法不峻以誅求至于天變人窮兵
連禍結而不知所止則小人用事之禍其足肉乎所萃
聖明更調化瑟聿新庶政舉向來一切慘急煩苛之象

盡還之惇大朝野方喁喁想望太平而不圖前此之作孽已深後事之斡蠱不力禍敗相仍至有今日誠剥復相乗之一會也乃識者于此不無隱憂矣今日科臣姜埰司臣熊開元並以言事觸聖怒下之掖庭臣不知所挾何說而第于朝會之間拱聽御傳在熊開元則以指摘輔臣詰在姜埰則以闌繹聖諭因追論舊事匿名廷揭詰臣不勝骨慄退而思之如熊開元所坐正為今日之斡蠱不力者言而第其奏對之際欲屏人密語以趣

人之過豈臣子進言之法乎此端一開而天下之為告
密者爭蠭起而禍人國矣此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
如埰所坐正為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第于引諂之
下欲盡避規卸之名以掩人臣之罪豈臣子善則歸君
過則歸己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為營私植黨者
益弁髦憲綱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聖
明在上于諸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見至
隱二臣即有罪可原正不難借此一作以作正直之氣

發忠愛之忱而矯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傷國體似非細故臣猶記枚卜會推之役干觸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輙有言于皇上之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慎所施矣乃臣于是而更有進焉我皇上既以責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則必從所難受之言曲喻于轉圜而逆耳之中有利行且必從所難克之私推究于幾微而舍己之後有樂取審如是又何必口道先

王之言身為禮義之則乃稱責難之恭以自當于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而孔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興喪之機于此决矣故子思子告衛侯曰君出言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何意聖明于刻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姑寛此二臣以彰聖度改勑法司勘問少存言官之體

以作將來怒蛙之氣則聖德于此益著而以之為匡濟時艱之本亦有餘裕矣臣素性愚戇屬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不識忌諱伏惟聖明鑒察

請飭覲典疏崇禎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為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覲典事照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評臣等加意釆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徽逐過從有禁送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禁揑

款肆揭揑情肆辨有禁計後潛住京城有禁已經節年申飭內外官相應一體遵奉而其最干法紀者無如餽遺一事竊照近世士大夫不以苞苴及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餽京卿亦旣習以爲常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輦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截俸留考諸員又特有一番鑽營之費惡薄相仍愈趨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奏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

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賫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故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參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即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即已經風聞有據而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即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再聽五城御史互相覺察但能發姦一事二事御史紀錄兵馬司優陞益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教豈能一朝而得之禮教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

等及諸御史始統祈聖明垂鑒勅下臣衙門遵奉大書禁約通將舊禁各項款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拿問者即行拿問應糾參者即行糾參庶舊俗為之改觀而士風于焉丕振所關一時計典之重豈其微哉

申明巡城職掌疏崇禎壬午十一月十一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為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臣常有感于風紀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師其首善矣臣請遂言所以

風京師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督察輦轂而
下承之以兵馬司官屬所至必令行禁止頗視漢之司
隷自城職不舉朝廷一切發姦摘伏之權不得不別有
所寄致往者亂政亟行遺為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故
牘城御史不徒為喧鬧設也進之為禁賭博為捕盜賊
為叅奏打點餽遺又進之為裁抑豪橫為懲罰奢侈游
戲又進之為察問九門官吏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
宗周受事衙門之日淺諸御史日有報月有稽于諸條

款纚然具也而每項則註曰無犯果爾豈不比户可封一旦有事後發覺者將何以置對天下事之敗于文具類如斯矣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武健嚴酷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必設為里井之規而聯之以比閭族黨之法于是以鄉三物教萬民陳之以愛敬而民興行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漸摩之以仁義而民尚德故化行俗美奏上理焉聖王不作一切良法美意蕩然久矣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為近古乃者業已累奉

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實實舉行者何也本教踈而風勵之權弱也今臣等請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規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即為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于今日乎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舉京師之衆五方雜處之民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

項得逓相舉發重則題糸如打點餽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驅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娼小唱戲子游僧游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聞也臣等于是乃立責成之法請于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别兵馬司官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為何事倘縱姦不舉至為别衙門所舉發即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臣等因即以鄉保法甄别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為何

事倘縱姦不舉至為別衙門所舉發即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劄差為題差復季差為年差以重事權庶幾成效可覩統祈聖明裁奪如臣言不謬立賜申飭俾臣等奉以施行其鄉保二事恭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省直各地方一體遵依適者寇警騷閙尤可恃以安集人心為城守要務則臣宗周已于己巳之警行之京兆府矣

糾參餽遺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特糾官邪行賄有據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于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訖有起復加銜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素昧平生進而謁臣於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絳州知州今陞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孫順所齎以為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也因為之過付時育民方左右顧而無人幾欲作袖中之緣而臣乃毅然揮之而去臣不覺處

躬無地退而自思以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曹猶不難為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然實臣之生平固不足取信于人與昔人云人心如青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為國憲辱臣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面諭責臣澄清計典一事隨該臣豫行題准惓惓于餽遺之禁方在大刻榜文張掛閭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中之臣則自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徧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矣臣聞古之為

政于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施貴其所以感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繩之亦已晚矣臣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亟賜罷斥以為秉憲無能者之戒仍勅下該部將孫順重行褫革王育民并與懲處庶幾計典于焉少肅仕路為之一清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申飭憲綱疏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為遵奉明諭申飭

憲綱以昭法守事臣宗周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召對隨于御前發下欽定憲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加臣恭領而退悚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諭諸御史各請共乃職一照憲綱行事并其在差者另行劄示去後訖臣等因恭繹憲綱一書大都求詳于諸御史而于臺長不及一二焉聖意葢曰諸御史之職即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不敢不勉者矣然臣等雖自愧率屬無能而成憲犂然稍一申明輙使耳目新而精神肅自

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灑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惓惓責成至意臣等爰取三十四條檃括其旨約為數事仰塵睿覽倘蒙鑒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永為遵守以竊附于不愆不忘之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等與有榮施謹具列如左

一曰重臺員之建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見益為御史處風紀之地為朝廷耳目之官以言

為責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其道有直而無遜古稱名御史往往繇之雖至貶竄誅戮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計身家懷利祿繞指易剛腸矢口皆虛說或事出風聞或類從毛舉或顛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上言德政或濫薦私人甚者附下罔上比周為姦招權納賄威福自恣有一于此皆直道所不容為言官之溺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叅

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則註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資而註大差推移之間因得以趨羶避冷舍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諸差中其坐大差者自廵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不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于何

定流品十三掌道不職則省直于何稽文案而今也槩以故事視之沿襲日久即欲問其職掌而不可得至兩織督學一差地方之風教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為特選此外有監軍一差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為特選此則未可槩以資序論以資序論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于成憲之當遵者必立為畫一之規于舊章之已湮者必加以整飭之法而于時宜之當酌者又必通以遴選之方使所在各舉其

職雖其間有題差劄差不同一皆勤以成限不致游移久近生畔援之端則亦鼔舞人才之大端也伏候

聖裁

一曰正臺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主糾劾百司所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徑自拿問煌煌彛繡其重如此而又許内外臺得互相糾劾以共處于無私之地此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臺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舍

豺狼鷹鸇弗逐而伺貓鼠其重安在且夫廵方在外固有定體矣藩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刺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責而亦行跪禮郎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也乃廵方竟坐是以矜貴倨而日與地方官相遨以勢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送餽遺究其情或多乞播壟斷之不若其重又安在而至于近日陵替之漸尤有不可言者催科有考成矣詞

訟增贓罰矣一切助工助餉日有濫觴矣此雖一時
功令之變使然乎而廵方遂得以行其誅求無厭之
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自今為御史者必以人重官
為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虛貴也庶不至下交而瀆轉
開陵侮之端而且以催科還撫字以刑罰還教化以
一切助工助餉之義量取之于其所有而盡捐成額
于朝廷因使得益著其攬轡澄清之節夫如是而御
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世

道其與有攸賴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回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廵方失職之條至舉劾不稱者遂以烟瘴戍而尤重犯贓之法于是回道例有考察之典乃後世相沿視為故事率取養交避怨而已近趙南星以張素養舉貪吏也而處高攀龍以崔呈秀犯贓私也而處一時以為空谷之音聖明在上累經嚴旨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文具之呈詳易飾一則采訪之聞

見難真坐是苦無下手終成憒憒者有之令請御史

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文册如其察吏也果舉得真

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真貪吏某人某事而尋常之舉

劾不與如其安民也果于某地方招集得流移若干

人又于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干畝弁清察過糧差

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横若干件事表章得

真經明行修真孝廉真儒幾何人而向來例套所及

者皆不與于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格為上等有

舉有遺為平常全不舉者為不稱職而次第按以功令姑酌為改調降級罰俸三等真如執尺度以絕長短握權衡以定重輕末之或爽也至犯贓者另事釆訪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于是乎行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臺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是其嚴也則臺員之所以自待者可知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聯翩蒙欽簡者此誠一時曠典乎而俾端既開

遂有爭欲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即自陳實授者
矣及其弊也既得患失何所不至臣稽往事臺省之
選轉或內或外未甞有軒輊也自人情重內而輕外
于是卿寺之途日競而外改監司者因有年例之名
人多視為畏途臣觀前輩臺員其賢者多出為監司
以自効兵農錢穀事事可觀一日肩鴻任鉅聲施爛
然而令也不特薄監司而不為且幷薄督撫而不屑
而其為監司者反得借邉才以擬之于是內與外爭

競于榮進之途視一官如傳舍職業日隳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難言之矣請自今選授臺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日除回道考察處分并閏陞者另論外積至資深望重槩以一內一外行之而斟酌于才品之間罷去年例名色使內者既備節鉞之選外者亦配京卿之望庶人情之囂競以息而于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被放謝恩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二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為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于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隨閣部諸臣後名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朝房隨奉上傳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法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着革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不理詐稱不知姜埰等罪狀明係説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

調外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一赴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行謝恩禮訖戰慄之下感激天恩不勝耿耿伏念臣生逢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間皆出特恩為一時諸臣中異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輿疾而出實為感痛時艱不暇自揣非劣叨玆重任日夕氷兢既蒙面諭尤凜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資載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勉圖懲艾而質成偏駁磨

切無功輙于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仰干聖怒自分

虀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之恩眞出臣

之望外一息尚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禁雨泣惟望

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日豫勑幾康于知要少紓宵旰之

憂擴問察以用中益裨高深之助庶羣策羣而羣力

益張將廟筭周而廟勝自卜尚何近日禍氛之足慮臣

未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

也臣溝壑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之主而已爲此少

陳謝忱冒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恭陳辭悃疏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五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為戀闕瞻天敬陳辭悃事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孝子幾諫不違其志臣每有感于斯言為之欲泣伏念臣老病支離不堪鞭策業已久徹御前況重以狂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帷葢鮮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遠違闕廷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輙不禁其

涕之欲雪也百年頂踵永畢于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乎臣惟自古國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遘時艱一切匡濟之資動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痛之詔為之引躬刻責以承天譴且也闢門訪落益與羣臣講交警之誼至躬親庶務不恤夜分習以為常一日出行閲火器戰車手自演試以示羣臣如是者焦勞亦謂至矣而臣猶以為未覩其要領也夫人

主所自託于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即焦勞于已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即令聽政勤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謀猷之入告猶少用人亟矣而仁賢之奏效尚疎委任切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姦密矣而法外未必無遺姦慮患深矣而術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者乎臣常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猶是一心耳而役神與見役于神爭在毫釐判以聖狂況

役神不已轉以心為役乎然則皇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以神為役焉爾甚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為救時之大權務時時自格其神焉何以事神曰敬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無徒以焦勞代兢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顧言于行慎終于始無徒以鋪張為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聞之古者天子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其職皆主于論道故陳平不問錢穀曰自有主者丙吉
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
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
六卿以下惟有奔走于文法而已矣是率天下而曠其
官也何治平之能幾臣願皇上日進諸輔臣講求誠敬
之學以為萬事萬化樞無令輔臣下侵六卿之權各舉
其職以事一人而天下固已治矣又何必苦形勞神惟
日之不足以重其敝乎此臣所為芹曝之獻不自知其

迂踈如此惟聖明寛其罪譴而賜之采擇臣死不朽

糾叅輔臣王應熊疏崇禎壬午十二月初十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為戀闕
瞻天恭申謝悃事臣宗周以罪蒙譴已于本月初七日
辭朝出城際此時艱惓惓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遲累日
恭遇萬壽昌辰以草野効封人之祝而臣乃逡廵行矣
伏念臣通籍四十二年前後仕于朝者僅六載有餘遂
荏苒以逮老終攖罪戾辜負聖明猶荷鴻慈俾得暫延

耕鑿于聖世從此永辭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

臣能不泣然于臨岐之際乎葢臣每痛念時艱而重有

感也今流寇之禍亟矣言守言禦萬無幾幸所恃一人

克艱于上臣工交警于下相與一德一心共奏卧薪甞

胆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者上愈艱而下愈玩上愈亟而

下愈緩上轉愈疑而下亦愈以解體于是上知廷臣之

不足與有為也而一日起舊輔王應熊矣臣頗記應熊

初進閣時曾經舊科臣章正宸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

幾應熊以罪去始名用正宸至今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復毅然用之諸臣亦付之無言將前此之彈者是乎非乎夫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為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為是非之衡上決之為用舍之路合之即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為門戶之說以阨君子迄于熹廟在御遂有崔魏之禍賴陛下起而撥亂反正一時正人君子彈冠鵲起而溫體仁復

祖崔魏故智為當門之鋤彼時廷推如孫慎行遂終身不及用以死即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曹時首發其事而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關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既水落石出矣體仁必強坐之為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姑以破朝士之明黨者此正所謂一網而盡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進用益以小忠小信自媚于上而外行睚眦殺人之毒其間葢亦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

私也在政地十年引用王應熊楊嗣昌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脉殺機自朝而野而徧天下致上干天和海内數百萬生靈次第驅之鋒鏑之下不足又重之以連歲灾祲以趣之盡嗟乎流寇縱横兵連禍結天下無生齒世界成草昧果誰為之者乎一日陛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慨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發政施仁海内如獲更生烝以卜太平之有象矣而不意猶有今日之禍則前此諸人之作孽已深有非可以旦夕濟也然則今天下果

足恃乎臣切慮之矣情面破乎苞苴絶乎寵利捐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誰乎最可恨者輔臣周延儒猥負救時之畧終無許國之誠尤可怪者樞臣張國維動有集衆之思全乏濟變之畧則一時之曠職實多豈可盡委前人之過乎而陛下乃始低回今昔之故不得已而有故劒之思一腔心事有鬱鬱不可告之廷臣者矣臣請平心而解之以流品而言君子小人自不能無夾雜之弊以學術而言孔孟申韓終不能無理亂之分故謂

令之諸臣見擯于體仁輩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一流人為君子則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辦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宗人再相蔡京或問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于應熊亦云而今既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勑應熊以隻手匡扶宗社無植黨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毒生靈無以聚歛為長策掊克為嘉謨

好大喜功爲遠畧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禍之稅駕也嗟乎清議之不立也與邪正之相蒙也所頼一二諫臣起而明其概乃自應熊用而向之侃侃而論者今何默默而容乎上之不可効補衮之職以爲近于謗下之不敢讀對仗之文以爲近于陵遠之不可折旣死之姦雄以爲近于瀆近之不可袖新參之彈章以爲近于黨凡終日言兵言餉亦幾如風影之不可幾以爲近于宂言路盡矣將是非于何而明舉措于何而定人心于何

而一世道于何而理亦甚非朝廷下詔求言之意而國事愈可知矣臣終願陛下以好惡公天下而無徒恃一已之見以用舍卜人情而無徒狃一時之急任老成為腹心集羣議為耳目進君子退小人以清仕路明王道斥霸功以端治理而聖明且益從事于二帝三王之學以為制治保邦之本而太平之象可翹首而竢也臣六年朝籍望七餘生自揣無黨無援仰恃聖鑒輙敢開此不諱之口再冒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畎畒不忘

君况微臣尚叨帷葢之下乎臣無任冒死以聞

劉戢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拔貢臣曹躍淵

劉蕺山集卷六

明 劉宗周 撰

書一

與陸以建年友 名典

道形而上者雖上而不離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非只在洒掃應對小節凡未離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處在方寸隱微中故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即形上形下之說也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懼之功焉在虞書所謂精一在孔門所謂克己在易所謂洗心在大中所謂慎獨一也後儒所謂一所謂主敬立大本致良知一也又安見形色之為下而性天之為上哉是故無顯微無精粗無內外無動靜無大小無之非下學則無之非上達又安見視聽言動非所以求仁喜怒哀樂非所以致中和人情事變非所以立大本哉道固不涉空虛學亦不落象罔此古聖

賢相傳心法所以迥别二氏今世俗之弊正在言復而不言克言藏密而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愼獨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不免離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掃除一切為學以不立文字當下即是性宗何怪異學之紛紛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古人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有多少病痛在孔子所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顔子三月之不免于違此學問思辨之功所以終身不容已而不厭之學

孔子所以成大聖也執事提主腦之說蓋慮頻失頻復日月之至無當于學問而不知孔顏已難之矣是將不免為躐等之見也

復周生

僕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其身試之風波荆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且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有羣小内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

其志尤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而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令日之箸有載胥及溺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及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全為此曹救敗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久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取容足之有地而忘其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意于世道人心何當焉此僕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

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先生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垂之萬世由是觀之一歲九遷非惟不足為賢人君子重而詆謗之交困頓之地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矣丁長孺不忘他山以僕言為攻錯僕其敢忘先民之遠猷乎敬佩明教之辱

與周綿貞年友 名起元

春間會貴鄉楊致吾公祖云年兄已出山適粤西矣弟聞之喜而不寐也兄乃能超然于出處之際如此乎今

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徼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闒子之釀成其弊令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旦瓦解耳時事孔亟當事者鬬蟋蟀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以二三兄弟相次去國一網而盡遂貽君父以空虛之患舉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甌之天下一旦付之銅駝荆棘中吾黨與有罪焉今天下原無新舊法可爭南北司相

軋不過人主委轡于上是非予奪聽之衆政如失舵之舟隨風飄蕩同舟者旁觀睥睨洶洶焉將覆溺是患未敢有攘臂而操之者苟有人焉熟識人情事勢徐起而操之為同舟請命則人亦未有不拱手聽之者而惜乎其悻悻以逞也且左右手而忿爭已甚焉則覆溺之患反若出于操舟者之所為安得不羣起而攘之且擠之溺乎迨羣起操一柁而舟遂覆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至于吾輩出處語黙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

能真心為國家其所以異于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間隙可乘安得不授以柄哉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為虛也然則天下真虛無人矣今日之禍宜矣念及之良可悼痛年兄此出非偶然正當熟識人情事勢而圖之承覆舟之後載胥及溺之日舉世無操柁之人而今不難徐起而覩變為吾黨留一維楫地將天下事尚可為未必非天心悔禍之日也然至此亦愈難矣弟歸田七載無一善狀可報知己去冬

得為先大父卜葬稍免平生罪戾餘無可言者賤體亦時多病七載睽違不知魂夢之擾擾于左右也小詩錄一扇頭情見乎辭不盡

與張太符太守 名魯唯

時事多艱南北交訌越瀕海之地素稱瘠土既加賦無虛日而又近警于海寇患切剝膚越其岌岌殆哉仰見門下悉意拊循日與吾越以清靜和平之理而綱紀肅然民自以不犯吾儕小人所恃以偷旦夕之安者此乎

然而桑土之籌則有之矣不佞居恒念亂竊有一得之見敢効諸左右地方之事不出備寇安民兩者然而行之有次第操之有標本則安民又備寇之本似是所宜亟講者安民之要其一曰儲常平近者民苦饑饉米價日貴所望秋收接濟不至洶洶如萬歷戊子年事倘更罹水旱歲一告歉倉廩無粟更誰恃乎先儒朱子社倉法常行之諸路而效救荒之策莫善于此今欲倣其意而地方已無積貯矣更操何者以時斂散謂宜秋冬之

際米價漸平發官帑給富商大户遠近糴穀數千石入倉凡一切罪鍰以穀又不足或將應給散之項皆改折色而以其米貯之常平積漸而盈遇來歲青黄不接之時出散貧民秋成之後量息還官歉則蠲息歲歲如是使富者不得居奇貧者有所待命雖有水旱災荒不能為患矣高收在即歲為徽商所販以給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則米價可平低收益裕以儲常平且有餘米一曰禁梨園梨園之為天下病不能更僕數雖三

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為特甚斗大一城乇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姦誨盜甚且挾官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越之亂必自此始近奉兩縣禁示語多剴切而終之曰凡宴會不在此例所謂曲終雅奏不已戲乎豈亦逆知此風之决不可革而姑寛此一條以為通融地乎是明導之也既明導之又陰縱之禁之何益誠欲禁梨園當先禁之于宴會欲禁宴會當先禁上官之宴會夫宴會亦何取于梨園乎崇雅黜浮挽一切

江河之習在此舉矣審如是而小民猶有犯者請一切以法懲之服色入官不以勢奪朝令而夕行矣先公祖蕭拙齋公嘗行之四十年前化流俗美士民至今頌之不衰不圖于門下僅見之既以為之兆矣特在允蹈之耳一曰行保甲頃見盜賊竊發或禦人國門至煩捕廳以下昏夜單車徼巡道路漏下數刻亦已勞矣扞掫東指而賊已西逸豈能十百化身窮追徧緝使姦宄之無所容者莫若行保甲之法牌編十家比十為保保十

為鄉董以鄉約凡一切游手游食不安生理及來歷不明面生可疑之人皆不得居停故縱事發一體連坐此于初下令時似近煩苛久而習之令行禁止自可安然而無事此所謂身不下堂而治者也生記十年前有司奉上司文移行保甲法令下數日偶會邑侯見犯法者生起而請曰此不當坐主者乎邑侯笑不應竟置之十家輪牌曽不能一周而牌已投之爨下不復問矣凡季世法令之不行皆此類也茍行之有數善焉一革盜二

禁姦三戢賭博四料民實五里井親睦六寓伍兩卒徒上下相保皆保甲之法有以馴致之而無難也其一曰清訟牘凡民之所以不得于安田里而興嘆息愁苦之聲者以訟獄煩也訟之煩大抵誣告者十九其迫于不得已而以情質者十一去其十之九而一者所存幾何是則地方本無事而姦民故為此擾擾也亦利上之人漏網吞舟幸一得志可甘心弱向云耳律曰誣告加三等誠遇聽訟之際有詞而誣者必坐以其罪雷霆之下

孰敢有徼幸者將旬日之間而案牘一清囹圄有空虛之象矣夫一詞興而坐累者數家小事且然況命盜之大者乎末世之政多姑息而姑息之害偏中于强有力者使姦宄得志訟獄繁興豪强者既利于兼并貪暴者益乘以多取甚可痛也語曰養稂莠者害嘉禾崔實政論所以作也其一曰端士習士習之壞也自科舉之學明經取青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

先熟奔競一登學校出入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為厲焉何論筮仕之後尚望其居官盡職臨難忘身一効之君父乎益士習之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頃者吾越解額鮮少士人輙議人文不振咎在地靈稍用形家言以厭勝之此計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于青紫利禄不為國家用則得一士增一蠹江南人物幾為天下亙鄉投足者至以為阱用是故也門下以

學問文章緣飾吏治作我師保千載一時諸士且蒸蒸向化乃積習猶存心志未回徑竇日捷豈所以風勵之者猶未盡善與計莫若于朔望謁廟之日羣博士弟子員大會講書叩擊疑義而以門下折衷于上隨舉士人立身行己之要忠孝廉恥之防兵農錢穀之用與夫國家所以明經取士之意一一闡揚俾聞者汗流泣下如寐得醒隨甄別其才器之高下而激勸出焉士始有感動而興起者至于考校之日則必防代筆杜私情務録

真才以充上駟改觀易聽尤在此舉矣夫士者四民之首也士不安則農工商賈遞因而不安此豈迂不切事情者哉舉是數者小民庶得安乎民安而後可以議備寇之策也往者海寇至六七巨艘出没三江上下閭鄉民奔竄未聞一示以官兵數日後掉尾而去浸有輕視地方之心一旦向岸越之殘破可立而待也然嘗考舊制有將領有戍卒歲久廢壞僅存空伍不佞向嘗建議海道請特設重將督領諸衛所增兵防守不特防寇且

防倭臨觀瀝海之間居然要害也而議者以為反滋多事不若申飭舊章便誠能申飭舊章請兩道公祖嚴督臨觀把總時訓練汰老弱用賞罰之法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事則金鼓旗幟往來相聞以褫敵膽有警則彼此救援矢石齊發務毙賊于水不使艤岸而門下提衛兵居中調度隱然有折衝之威則亂自可弭矣萬一冦賊臨城沿海之衛已不足恃獨門下為張許耳明乎本衛武備不可不亟講于今日者已凡此以上數端雖

戔戔無所指畫誠未知有當于高深與否然以當門下虛受之衷未必無芻蕘可采况不佞辱知有日茍有所見曷敢自隱以負明德故敢効其狂瞽如此夫天下事必得其人而後行門下固世道之寄重輕者也况區區一小郡當門下之時而不一為起敝維風為吾越保百年無事則後更無望矣仰惟門下馳域外之觀破拘攣之見深維一郡利病之由先事豫防羣策畢舉則吾越之民庶有起色乎惟高明進而教之地方幸甚

與朱平涵相公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閒事然于當世之故亦既娓娓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遜也雖然道固有大于此者乎愚生請臆而進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而于大臣特甚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為迂濶而趨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為不可為而踵亂亡之覆轍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

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于堯舜之治矣一二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所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髙者調停卑者覩望調停覩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用之頃者江陵一案不難盡詘皇祖之睿斷與之昭雪且日以號于衆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謐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噫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

而失之奈何復從而燃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于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踶古之伊周何以加焉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萬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恒學孔孟之學亦既有聞于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揆之果能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不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仰思不合坐以待旦與果能吐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聞流言而不惕與此非真有得

于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閤下試取而証于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已一日而為堯舜矣吾亦何忝為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為調停觀望退之必為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纔讓第一義不為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為方今廟堂之上綱觧日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其病實由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于閤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

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既嗛嗛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不佞敬為天下賀矣辱愛瑣瑣自忘其陋幸閣下進而教之

答李生明初

性既善則率性仍是率此善之性而率亦無不善可知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為善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性善全在率性之道上見中庸說道只是五達道五達道豈有不善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其

常也不幸而至于臣弑君子弑父則豈其道之故哉君子道其常而已

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小人之弑父與君未嘗不同此至善之性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卒流而為無父義者見之謂之義卒流而為無君百姓日用而不知卒流而為弑父與君葢習與智長而不自覺失之于不學故也小人無論矣即楊墨自以為學亦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為學本天命之性以求率性之道不使之須臾離

而已矣此之謂修道之教

楊墨亦性中之人則道亦性中之道教亦性中之教而不能不流為過不及之差只為蚤失一段戒懼工夫始以毫釐卒以千里雖謂之外性以為學也可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物物即道之散于事者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物理有礙

子思子既言率性之道不可離豈非以性善道亦善故不可離乎今曰有道善有道不善而概曰不可離則將

訓人以善不可離耶抑惡不可離耶且曰率性則非作為此性可知今曰纔說率性便屬作為則質之子思子文理均礙

習既不能失性即以杞柳為桮棬而杞柳之性自在正是雖習為楊墨小人而聖賢之性自在終不可曰雖習為大聖賢而奇杌之性自在

率性之非性猶飲水之非水讀書之非書然飲只是飲此水讀只是讀此書即讀此書未必盡此書之理則亦

讀書之功有所未至而終不可以讀為罪曰讀不是書另有書在何異握燈而覔火乎且書與人終二物非人性比也率正是性性即是道習于善是修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于不善是悖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可相遠率本一致

下愚之不失性非謂弒父與君是性只弒父與君而心有不安處是性他做此等事有多少陰謀造作來可謂率性乎

古人言善都從源頭上無思無為處看來故曰性善道亦善後人言善都從末流上有造有作處看來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有道有道善有道不善有造有作之善原無定名惡亦無定名是故孟子以楊墨為異端韓子則以墨子為孔子後世李卓吾以秦皇武曌為大聖人而學者又以李卓吾為孔子即陸象山以朱子為偽朱子又以陸象山為禪此等善惡名目皆從私意私識輾轉卜度總不是定理若論源頭武曌末始非聖人所以亦是

堯舜而非桀紂學者須從源頭上窺尋性道教是善是惡自知確實學者差處只是不識性不是不識率性

答秦履思一名宏祐

相念之久忽承枉顧一吐新得慰可知也商及進學之功未免為進取所奪至于日用之間雖良知不昧而去彼取此終亦墮于恍惚之見此等病痛非真用力人不能勘破亦非真用力人不能道破不佞謂學人種種病痛只坐志不立若能真立志時毅然以身任道決不肯

將天地間第一等事讓與人做自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視區區蝸角蠅頭曾不屑介意而又何進取之為累乎今世之言學者只隨世就功名即學問一事不過傍門依户以為隨世功名之資安禁當境時不手忙脚亂若行徑既熟將來又恐無所不至者故學先自辨其志也至于吃緊工夫止有打破義利關此後方有商量若此處憒憒一切見解都無下落安得不墮于恍惚故恍惚之見不可不

求其病根也果求之即是入良知路頭良知在我有何恍惚有物爲蔽之故恍惚耳顧後世學術不明學者專取良知以爲捷徑于古人用功處一切廢置師心自用認賊作子以遂其自私自利之圖而仍欲别開徑竇以認取良知之面目祇覺愈求而愈遠終自墮于恍惚之阱者也聖遠言湮在有志者或不免有亡羊之惑而况其他乎幸高明有以裁之

答秦履思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地萬物原與人為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必借仁者以合之蚤已成隔膜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為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為心夫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于此信得久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絶于天而不可得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

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為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看下文誠敬存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如何能識破既識破後仍須用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非也學者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近世一輩學者亦肯用心于内多犯懸空識想將道理鏡花水月看以為妙悟其弊與支離向外者等今但時養未發之中是吃緊

工夫舍此更無理會處幸高明致力焉

答秦履思三

君子有持世之責者莫先于持身昔人云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謂之法度自一毫走作不得且如龜山從蔡京之辟朱子譏其做人茍且不免胡亂如此誠由斯言推之則非所及和靖先生事毋亦恐有未盡處不免朱子之議也今人多說本心如二先生所行斷斷無違心以害理可知而是非得失之歸猶不免更有商量則

不及二先生者更可知矣吾輩學者且從持守入可也來書及此深足發明正學鞭策吾黨今且將此意再加體勘到自已身上隨事而精察焉當必有行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之非者願相與勉之

答陳生一諱梁

千秋絶學朱夫子其至矣後人鮮有能發明之者何論不佞即一時出處之概似信似疑亦往往不得于心仰止昔賢死有餘愧況由此而要其至如來諭所期許者

乎至于大學中庸之道雖絶帝有年實茫乎未窺涯涘姑以其所疑者質之大學言格致而未有正傳獨于誠意章言慎獨明乎慎獨爲格致第一義故中庸止言慎獨而微之顯直達天載後之入道者必于此求之矣然則學不務闇然而翹然以口耳自修皆小人之道也仕不盟幽獨而皎然以身名自樹皆不忠之尤者也不佞知過矣敢自此而守遯翁之業以無負明主之玉成是所以酬知己而終承明訓于萬一也惟足下更有以進

我

答趙生君法 名重慶附來書

來書云因心衡慮之餘覺得力在一心而非古人所能與者執古人之言以制事猶執古方以求疵也不若按脉審症而用古人之方葴不濟矣第當其得力于心雖事之是非得失瞭然于心目乃俄焉而昏者又曷故今後將求于古乎抑信諸心乎求之于古時有不恰當信之于心覺其善矣又恐私意之發亦認

為吾心也

手示惓惓問心又得之體認之餘于昏明之辨似是之幾三致意焉則于事心之學已思過半矣僕亦何說之辭第謂求之古人與求之吾心分為二事則認心猶有所未真而并其認古人處亦往往未真可知也古人不過先得我心同然耳是以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復入身來便能尋向上去所謂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故學而不求諸心則已學而求諸心則于

古人横說豎說皆有用處正如因病立方隨病檢方兩兩比對有何彼此說敬便是肆之藥說静便是動之藥說中便是偏之藥說誠便是偽之藥說窮理便是誕妄之藥諸病總是一病諸方總是一方惟舍此而尋章摘句問奇鈎深乃與吾心了不相似而欲强吾心以附古人之糟粕是以高者涉于元虚卑者狃于功利終其身入于迷離恍惚之境而莫之覺亦可嘆也已足下從前之功力倘有坐此者乎宜其一旦恍然于是心非心之

除以求至當而不容已也要之求心之法亦無難如足下所言求本明之體明只是明個是與非明得盡滓便滓化無是非可言其間離不得聰明亦專靠不得聰明離不得言解亦專靠不得言解須于百忙時一切不涉時痛著一下討個分曉方是入路若只是頭出頭没便終身作門外漢矣纔明此便曉彼何患臨事不得力纔識真便無妄何患認賊來作子願足下立定脚跟寬限程途謹持轡策以從事于此久之必能自得來諭及時

事每為撫心先輩云去山中冦易去心中冦難姑作第二義商可乎惟足下自愛

答葉潤山民部一名廷秀附來書

來書云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纔欲治心又恐墮于虛寂是質疑者一大學言明德親民愚謂明體達用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于道理重一分定于功名輕一分今欲身世咸宜

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二先儒謂學各有本領如周子之無欲二程之主靜張子之主仁朱子之讀書窮理張南軒之辨義利是也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症之藥而辨義利尤為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脚跟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今欲直求入手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三大學言修身至正心微矣至誠意微之微矣而又言致知終之格物分明大學第一要義而格物之解宋儒紛若自朱子即物窮理之說出而

折衷歸一但有疑于致知已入細而格物又涉迹是

質疑者四

僕生也顓蒙至老大平生出處半屬憒憒無足為知已道者獨是向學一念老而未灰猶幾幾乎求友而正之此中積疑有未敢向人吐者何幸來教便便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請姑就教所及者商之其一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為天命之謂性一句蚤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為性斷

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于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性而不要諸天性無是處言天而不要諸心天無是處説天者莫辨于中庸之卒章正不諱言空寂也學者以為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而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可知矣其二曰大學言明德親民而其要歸于止至善善即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

何也即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而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既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故曰于義理重一分自于功名輕一分畸輕畸重世無此等性命令僕請更具辭而曰于明德明一分自于親民親一分則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以孔孟汲汲遑遑正是孜孜學問處而

顔子之曲肱陋巷亦不失為禹稷之同道學以見性者作如是觀然則吾儕終做不得獨了漢也其三曰本領之說大畧不離天命之性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便是入手一着從此浸尋而上併語言思議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静静中浩浩其天自有這些生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利為燕越分途而又必專恃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于義

外之意至于中道徬徨東西易向而不自主亦勢所必至也告子求仁而不識義與今之求義而不識仁其病一也其四曰大學八條目向來與誠意一關都看錯了今來教曰學至誠意微之微矣卓哉見也意有好惡而無善惡然好惡只是一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故莫粗于心莫微于意而先儒之言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無乃以心為意以意為心乎知之為言良也以其為此意之真窟宅也故曰誠意

先致知物之為言理也以其為此知之真條理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物有善惡而其初則本善而無惡理有萬殊而其本則至一而不二真格物者非粗非精非内非外正是天命之性一直捷津梁故大學以之為第一義信非誣也擇焉不精明儒之見誠有之不獨胡薛也然而道在反求學求自得令即將諸儒剖辨分明孰是孰非因而得其所歸仍是依門傍戶之見不願門下有此也又其後及著述一端大抵著述有二有知道之言有求

道之言知道之言句句說本體不妨存所信求道之言句句說工夫不妨存所疑學必有大疑而後有大悟偶語三卷大抵疑案也故其言曰學到有疑處方好商量倘由此而更求信地必有不容思議一著工夫此時方憑門下信口說來是橫是豎即本體即工夫無非大道勉之勉之不使非知道者握寸莛而發洪鐘庶幾在斯將何以塞明問之萬一惟有遙遙神往而已

答王右仲州刺一名嗣奭附來書

來書云先賢論性詳矣而天命之謂性一語最為直截子思自詮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之安得有善善且無之安得有惡此論性之會歸也然告子以無善無惡論性何以見非于孟子性既不容說孟子何以說個善字既有善便有惡既有善惡便有可善可惡一定善一定不善紛起而與之爭如何得其會歸耶先儒論性固有義理氣質之分其實義理即寓于氣質不得分而為二義理氣質既不可岐則性之發

用亦不得純謂之善矣故夫子止言相近而孟子亦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可以為善則可以為不善可知性本無善無不善而乃兼有善有不善者以落于氣質不得不爾也竊謂分言義理氣質㣲覺支離不如橫渠合虛與氣為渾然而先儒又非之何也

竊謂戰國時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而已乎他日又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此性生成慿

地不假安排造作此即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即此是無聲無臭所云無聲臭即渾然至善之别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孟子姑不與之深言汲汲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于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揉時與物搆而善不善之差數覩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

善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一過不及則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則積此以往容有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逺云爾先正有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顔氏之不遷怒猶有乖于中體者在纔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者亦無以異耳葢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過不及總之

只爭些子此一些子可以言偏不可以言與善對敵之惡而况其失之于偏者善反之而即中乎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槪坐之以性不已寃乎為善為不善只為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虚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虚其初誰為合他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

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文成公曰只于根本求死生莫向支流辨清濁不知門下以為何如也

答王右仲二

承論及萬物皆備之說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任天地間一物為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因父

母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蚤已肝膽楚越矣禪家以了生死爲第一義故自私自利是禪家主意而留住靈明不還造化是其果驗然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上乘所不道吾儒之道既云萬物皆備于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

答徐蓼莪兵垣諱耀時

居長安數月滿目風塵而獨存一二知已于傾盖之間

時時心相許也還家以來鑿坏自遯不敢一交通人雖以使節儼臨尺五台光久稽訊候乃為高誼所先翰貺交責道義之愛不啻盈之毫楮間感何以當督逋一役于今日似屬駢枝而在賢者既膺此任便應就駢枝中理出痛癢血脈以為下手之方乃者小民之膏血已竭而計部之誅求不已斬木揭竿行且及之江以南誠亟亟為消弭計則竣此役以入告我后必有說矣又如缴縣山會來歲之催征已及五七分而藩司起解尚不知

坐在何年即累歲之逋欠間有分釐而當事之叅罰亦往往難以數計由一邑而全浙可知也言吾浙而天下又可知也台臺在事有日必已盡得要領似須會同藩司徹底清查一征一解永貽畫一使中飽者無以措其上下之手而墨綬亦從此望風則所以默扶宇内之元氣以培國命于萬一者計必于此矣願門下力圖之

答胡生一

比讀手教灑灑千餘言示我以樂天之學真不曾引清

風而濯甘雨不覺其風滓之去體也因以仰窺足下之用心亦有然者豈所謂曾點雖開已見大意者耶然不佞竊有間焉憂樂之閱心也盖亦有故矣憂一也小人憂得其情君子憂得其道故樂一也小人亦樂得其情君子亦樂得其道夫憂得其道雖憂樂也樂得其道樂中亦自有憂也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孔門真血脉也後之學聖人者亦從可知矣苟不學其所謂憤者機而惟學其樂以忘憂之進地雖偶有所見終非實際

況其流失而為猖狂為無忌憚乎僕故不敢以樂字拈學則而惟凜凜乎憂勤惕厲之法以鞭辟為己且以為俗學坊非得已也若來書所及自是常弦敢不猛加省發以有負于三益白沙先生詩曰雪消鑪焰氷消日月到天心氷到渠吾儕須是消得盡自有到家時不然說憂說樂總無是處也

答胡生二

前足下第一書言樂天之誠亦已見得聖賢心地活潑

潑景象但多失之懸想未有實際僕所以借憂勤惕厲之説以救正之第二書纔説到自己分上有俗腸俗骨浮態浮情因事累心離心成性等語乃知前日見地真是數他家珍不涉自己也今只一味自鞭自痛覺是俗腸便與洗刷覺是俗骨便與磨鍊覺是浮情浮態便與之振拔則于古人立志之説亦已思過半矣因事累心心本不受累離心成性心本不可離亦去其所以累之離之者而已第三書言學術似是之辨而獨服膺薛文

清且欲以敬字為入門與前日樂天之說不啻燕越矣只恐仍是借古人成案評論一番稍過時日見地仍是不同耳夫文清學程朱者也朱子言孟子道性善一段直是為學者指出真血脉與人看學者若不合下信得自己原是個聖人如何有親切下手工夫即主敬之說亦至此方有依傍耳若藥不瞑眩亦是要藥去一個信道不篤之病也至于習染最難掃除氣質最難變化身心最難相貼言動最難無過種種苦心具見足下發心

之真鞭已之力但此等病痛依舊只是從信得及處下手急將性善堯舜之說切已理會得個通身汗下真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便是瞋眶好消息終靠不得寧靜一機作光景玩弄闇見一地作口耳工夫也今且堅植志氣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至而又不預擬一得力程途先之于助長欲速之私則日就月將其進自不能已惟足下勉之

答秦履思四

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别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黄庭言為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但恐非本體之流露正當處故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黄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為何惡可去正為用工夫下一頂門針非專談本體也而學者猶不能無

疑于此何也既無善可為則亦無事于為善矣既無惡可去則亦無事于去惡矣將率天下為猖狂自恣或至流而為佛老者有之故僕于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觧紛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絶非虚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絶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云爾昔者季路有事鬼神之問不得于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脚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彜

倫日用討歸宿絶不于此外空談本體以滋高明之惑只此便是性學所為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示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為善方是真為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説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却季路兩問之意此正夫子之所病而亟亟以事提醒者也我輩口口説事人依舊説到事鬼上口口説知生依舊説到知死

上違訓詁亦失所以不佞當日有是言蓋欲學者拳拳服膺聖訓以為入道之地耳

答祁世培侍御 名彪佳

令岳秉銓國家治亂安危端在今日處斯地者關係良非淺鮮賢者在事自當有一番光明磊落作用第時局難調物情未悉不免動成棘手尚須門下密為指南將世道實嘉賴之萬一偶有跌足則至戚如門下豈宜置之膜外不關痛癢乎昔王墨池負一時清標及佐銓衡

舉動頗失物望高忠憲公嘗向僕指名而斥之當時僕頗以忠憲為過然由今而追思前日之事則墨池委有未當處矣居進退人才之地者其未易稱任往往如此辱諭及敢附聞幸門下留意

與侯陸珍司農名恂

承發鈔議因坐病不及遽覆且寡昧之見自揣無可効長短也竊謂國家立一法必要于可行而行之要于可久非徒苟且目前而已捧誦部議騶而行之歲得一百

五十萬金錢充度支甚利也然止此一百五十萬金錢之鈔一上一下間自一歲而後安所再得一百五十萬金錢充度支乎譬之短販然其博子母也以日月計而不可以經久久之未有不立敗者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似不若仍做國初之制而行之猶為無弊葢國初之制兼利民而還以利國今日之制專利國而害或遺于單户貧民還以病國則明吉駁正之意固可深思也偶與王雲來中翰商及之越數日中翰手書條議來閲

至云藏富于民不當先言利以駭民之觀聽深得僕心

然其他款項亦灑灑可觀敢以聞之左右

劉蕺山集卷六